

孔院之光

金铉哲是韩国中文教育的核心推动者。1963年出生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中文，之后在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取得了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金铉哲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法教学、对外中文教学与教学策略、中韩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在延世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研究院院长、孔子学院韩方院长，同时担任韩国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国中语中文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顾问、韩国孔子学院联席会会长等多个职务。

2024年世界中文大会上，金铉哲获颁“孔院之光”致谢铭牌。

缘起

记者：在您青少年时期刚开始接触中文的时候，韩国社会上的中文学习资源多吗？

金铉哲：在我小时候，我家周围生活着很多华侨，他们开了很多中国餐厅，我经常去吃炸酱面。我喜欢看中国香港电影和《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当然是韩文版的。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历史，还发现韩中两国的民俗文化差不多，饮食习惯也有相近之处。这些经历对我入门中文很有帮助。

但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人学习中文的热度还不是很高。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韩中建交后，一些中小学开始开设中文课、组织相关活动。在此之前，韩国只有华侨中学才有中文课程。

记者：对外国人来说，中文声调是一个难点。对此您建议中文学习者“多模仿、多说，先开口再理解”，通过“像唱歌、像小孩子学习妈妈嘴型动作一样不断模仿、大声跟着读”。请问在您个人学中文初期，模仿跟读的对象是什么？

金铉哲：1982年，我进入延世大学中文专业，正式开始学习这门语言。那时候我经常收听广播，听了很多电视剧台词、歌曲和访谈节目。且延世大学中央图书馆在韩国最早设立了音乐图书室，那里的机器支持调快或调慢录音速度，是很好的练习中文听力的工具。1992年起，我开始收听CCTV4频道和香港凤凰台的电视节目，遇到听不懂的地方，我会重新播放并把那段录下来，然后问问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记者：在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作品方面，您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板块？

金铉哲：我小时候喜欢看《三国演义》，上大学经常读《红楼梦》。后来学习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更加关注中文的韵律。读了陶渊明、韩愈、李白的诗，以及鲁迅、朱自清、老舍、巴金等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对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记得学《诗经》的时候，我背诵了很多篇目，经常在校园里边边走边默背《关雎》，因为我觉得它的韵律和内容都很有意思。而且我对训诂学、对唐宋时期的古文以及更早之前的《尚书》《史记》等书中的单字活用现象很感兴趣，所以硕士论文写了《尚书虚辞研究》。此外，阅读《尚书》和《战国策》也让我收获了不少感悟和智慧。

记者：在逐渐深入中文的不同阶段，您对这门语言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金铉哲：我的硕士专业是古代汉语，博士是现代汉语。通过学习和研究，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文自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汉字这个媒介一直延续着命脉，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中文才能站稳脚跟。

我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对中文做本体研究，涉及各种语法变化，产生了很多汉字科学方面的想法。但我参与的社会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际中文教育方面。这是源于我以前曾经参与制作韩中日三国共同文字和词汇集，当时触动很深，感觉国际上的外语教育意义重大。

沉潜

记者：中国知网上能够查到您辨析“去”和“走”、“就”和“才”、“过”和“了”用法的论文。中文语法为何这么吸引您？

金铉哲：研究语法，是因为我认为语言是活生生的，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充满活力地发展着，所以魅力

专访韩国中文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国孔子学院联席会会长金铉哲——

问道汉学四十载 教研并举系中韩

本报记者 陈静文



2022年，金铉哲在“庆祝中韩建交30周年——品读中国”座谈会上发表演讲。受访者供图

一个字都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功能，在这方面开展研究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中式思维体系。

记者：您长期聚焦中韩文化共通性研究，能不能通俗地阐释一下文化共通性和语言传播之间的关系？

金铉哲：在我看来，所谓国际化，不是所有人都通过学习英语相互交流，而是各自传播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为两种语言和文化交叉会产生协同效应，互相模仿和偶像化，最终发生融合，即产生跨界现象。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能找到语言文化的共性，从而彼此理解、深化交往，不理解和误解等现象也就少了。

记者：近年兴起的中国网络流行语中，有些词汇昙花一现、火热一时，也有些词汇凭借社会穿透力和语义适配性，融入主流话语与公共表达，比如：点赞、正能量、佛系、躺平、吃瓜……此外还有一些既有词语的含义在变得更加丰富，例如“烟火气”“松弛感”“硬控”。对此您怎么看？

金铉哲：首先，这类现象再次印证了语言是会与时俱进的。网络新词之所以会被发明出来，而且流传度很高，往往是因为反映了时下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或是生动地描述了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普遍心态。比如韩国网络上近年来也出现了“被自杀”“超龄”等新兴表达。这些词语，在提升一门语言的词汇丰富度、语言活力和文化传播效能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新造词语层出不穷，中文词汇量不断膨胀，一方面容易造成代沟，另一方面会给非母语者带来麻烦。所以新词还是应该得到研究和控制。不过，我观察到大多数网络新词的生命其实只有两年左右，之后会失去热度，自行消失，然后又有其他新词冒出来。

传薪

记者：您在延世大学中文系主要教授哪几门课程？

金铉哲：在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中，我都专注于教授中文语法，开设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理论、对比分析与汉语教学、汉语教材论、中韩对比语法研究、中国现代语法专题讨论等课程，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

从2002年到延世大学任职到现在，我一直坚持用中文讲授，指导学生论文时甚至会同时教授繁体字。

记者：请介绍一下韩国中文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情况，尤其是在教学资源方面。您2008年发表的论文提到了中高级中文教材种类匮乏、韩国本土中文教师存在数量缺口、韩国用人在评价中文人才时重证书而轻应用等问题。最近十几年内，这些问题有何改善？

金铉哲：汉语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自1393年司译院正式开始教授中文起，中文在韩国一直是一门很重要的外语。首尔大学于1945年、延世大学于1974年设立中文系。韩中建交后，中文学习需求量暴增。那时候中国山东地区的韩国企业如雨后天

笋般涌现，很多韩国人通过学习中文进入这些企业工作。在“中文热”巅峰时期，每年大概有150万名韩国人学习中文。

到了今天，韩国依然是全球中文教育十分活跃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学习人数，还是教授机构（含公共教育和私立教育）数量，都在全球位居前列。

在中文教材开发方面，韩国成果显著。目前，已开发的教材超过1500种，这个数量全球领先。

在教师培养方面，我们走过了从依赖外部支持到立足本土的过程。2006年到2011年间，在中国教育部支持下，韩国汉语教师赴华研修团（由我担任团长）每年组织教师赴中国的大学培训。现在，韩国国内也已建立起自己的中文教师培养体系。目前，仅韩国的大学里的中文相关教授就超过1500人，中小学中文教师也有1500多人，队伍相当可观。

与此同时，中文人才评价体系也在不断优化。HSK（汉语水平考试）和BCT（商务汉语考试）等标准化测试的推行，对科学选拔和培养中文人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些考试证书之上，当前韩国中文教育的重点已经从追求人才数量的膨胀，转向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方面的教研工作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此外，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韩国每年都会有1000多篇中国学相关期刊论文发表。

记者：当前，韩国学中文的老年人开始增多。这反映了韩国社会怎样的变化和需求？

金铉哲：随着韩国社会进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需求增多。这些老人大多经济宽裕、时间充裕，而且曾经或多或少接触过汉字。因此他们学习中文并非为了就业或晋升，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我认为，随着人口的长寿化，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不过，当前针对老年人的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仍不完善，需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加强研究和开发力度。

记者：如何评价韩国孔子学院的建设发展情况？您认为孔子学院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升影响力？

金铉哲：韩国目前稳健运营着24所孔子学院。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首尔揭牌成立以来，韩国没有一所关闭过。

我认为这得益于韩中两国之间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交流。作为非营利机构，孔院的核心任务是开发本地化、高质量的服务，包括开发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

这就需要每所孔院都建立一套系统化、高度专业化的中文教育制度。重点在于培养什么样的教学人才：他们应该不仅具备专业能力，而且深入了解韩中两国文化，善于跨文化传播，同时拥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通过持续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与教育资源开发，孔子学院能够实现更具创意的革新。



江丽娜来自泰国普吉岛，现在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留学生。谈起来到中国之后的经历，她满脸笑容：“中国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心里有准备，自己有目标

江丽娜在普吉岛长大，国际游客云集的环境让她早早拥抱了世界的多元文化，也在她心里埋下了学中文的种子。

她从高中开始学习中文，“我很喜欢语言学习，虽然那时候就知道中文很难，无论是拼音还是书写都很难，但是我就想挑战自己。”

高三那年，江丽娜学校里的中国老师鼓励她去中国读大学，“老师告诉我中国对留学生很好，我还有机会获得奖学金，他觉得我应该挑战一下。”2024年9月，江丽娜在北外开启了自己的留学之旅。

说起当时的选择，江丽娜的回答十分简洁：“首先，我选择去北京，因为是中国首都。其次，我选择了北外，因为这是我心目中语言类第一的中国高校，国际留学生很多。心里有准备，自己有目标，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多走走看看，对学中文有好处”

和大多数语言学习者一样，江丽娜也需要克服“哑巴外语”的困难。“到中国之后我才发现，没有人会像课本里那样问，‘你叫什么名字？最近好吗？’我几乎一点日常用语都不会说。”江丽娜说。而她的解决方法是，多去不同的场景体验、交流。

“语言必须要用，语言环境非常重要。我在课堂上学习，但不去外面和中国人交流就不会用。”她对北京高校如数家珍，“北大、清华、北体、北航、北影、北二外，我都去过。我觉得来了就要多走走看看，对学习中文有好处。”

江丽娜看的第一部中国电视剧是《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部青春校园剧有个好听的英文名字——A Love So Beautiful。”她说，“这部剧剧情非常‘甜’，在泰国很火，很多泰国人在网上讨论主演。”

实习旅行，多彩探索

课余时间，江丽娜在嗨你好教育公司实习，协助公司推广AI双语教中文软件AI Chinese（爱中文）。该公司和北外有合作，已有的是针对英语国家和印尼的中文学习课程，现在计划推出针对泰国的课程。

江丽娜觉得这份实习很有意义。“我的实习工作内容很有意思，是在网上直播，给泰国观众教中文。实习很忙，平时下课就要去公司，但看到有泰国学生的中文水平得到提升，爱上了学中文，我就觉得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她说。

今年北外国际嘉年华期间，江丽娜还以直播的方式带着泰国观众线上感受了北外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之后我还会帮助公司完善泰国版的中文课程，刚好能用上汉语国际教育的专业知识。”

除了上课和实习，江丽娜还希望有时间在中国旅游。“我已经坐高铁去过天津、太原、石家庄，但还想走得更远。”她对北京冬天几场不大的降雪印象深刻，“去年11月下过很小的一场雪。今年3月的雪更大，可惜没积雪。我之前没见过雪，想去西藏，见见真正的雪山和冰川。”

采访时，江丽娜用“机会”一词总结自己在中国留学的这一年。她笑着说：“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很丰富，每天都有新的机会。”

江丽娜是泰国3万在华留学生的一员。越来越多的泰国年轻人像她一样选择来中国学习，获得奖学金来中国的学生人数还在持续增长。

目前，泰国公立和私立学校普遍设立中文课程，中文在泰国成为仅次于英文的第二大外语，泰国已经成为参与HSK（汉语水平考试）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共向泰国派出22批、共2万人次的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最新一批828人在过去的一年里任教于泰国71府的527所学校。中国和泰国的年轻人一道，在教中文与学中文的过程中为中泰友谊贡献着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立秋到 来“啃秋”

立秋已至，我国民间有吃西瓜“啃秋”的习俗。江苏大学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尼日利亚、厄瓜多尔等国的留学生来到江苏省镇江市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与居民一起吃西瓜“啃秋”，体验我国传统民俗。图为留学生展示在西瓜上刻出的笑脸和“立秋”字样。

石玉成摄（人民视觉）

